

專案質詢

9-1-17-0431

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105年6月15日印發

案由：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鑒於德國國防部長日前宣布，聯邦國防軍正面臨「新的要求和任務」，囿於此形勢，擴大軍隊人員規模是「必要之舉」。德國重新整軍經武，牽動的後續戰略效應持續擴大，不僅是德國角色的改變，更是全球戰略情勢新發展的開始，要求行政院責成所屬相關機關應持續關注此一現象，以調整我國軍事戰略部署。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
說明：

- 一、德國國防部長日前宣布，聯邦國防軍正面臨「新的要求和任務」，囿於此形勢，擴大軍隊人員規模是「必要之舉」；因此需要在未來7年內，增補1.4萬餘名軍人和4400名非軍職人員，以因應網路防禦、醫療等領域需要，加強陸軍和海軍特種部隊的力量。事實上，冷戰結束以來，德國聯邦國防軍人員規模一直處於逐步縮減的裁軍狀態，從1990年德國統一時的58.5萬軍職、21.5萬文職人員縮減至目前的17.7萬人（軍隊員額總數上限在18.5萬人以內，其中文職人員控制在5萬6000人以內）。
- 二、為何德國政府會出現「新的要求和任務」？主要在於歐洲戰略格局的轉變。首先，俄羅斯在蒲亭強勢統治下，吞併克里米亞半島，介入烏克蘭內戰，於是歐盟與美國針對俄羅斯採取經濟制裁；莫斯科增加在臨近南歐地區的飛彈防禦工程，也引發北約組織對於南歐安全的疑慮。另從中東敘利亞、伊拉克延伸至土耳其、希臘、南歐諸國到達德國之間，陸續不斷出現的難民也增加歐盟經濟負擔，混雜其中的恐怖份子更成為潛在安全威脅。是以，德國政府必須增加海外派兵人數，以執行更多人道救援任務。
- 三、其次，「伊斯蘭國」（IS）勢力擴大，引發歐洲各地區恐怖主義攻擊事件，增長歐洲極右勢力的興起，尤其在德國地區，發生多次反移民與外國人事件。上述非傳統與傳統安全威脅的出現，逼使德國重新思考戰後以來，保守的國家安全與軍事戰略走向。由於德國本身的政治情勢，相對其他歐盟國家穩定，經濟持續增長，已經成為歐盟的龍頭國家，但會員國

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7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

中的中、南歐國家，尚屬開發中，且與德國歷史及文化關係密切，為了歐洲地區的穩定安全，支援北約對抗俄羅斯在南歐地區的勢力擴張，柏林勢必要扮演重要角色。

- 四、事美國總統歐巴馬在訪問英國與德國期間，北約計畫在靠近俄國邊境增派 1 千名士兵。歐巴馬不僅遊說英國要持續留在歐盟；更鼓勵柏林在北約組織中承擔更多責任。因此，在總理梅克爾同意之下，聯邦國防軍將擔任領導角色，部署在波羅的海沿岸的立陶宛 1000 人北約部隊中，德國國防軍即派遣 150-250 人。相對於北約增兵，莫斯科則極為不滿，俄國外長拉夫羅夫接受瑞典《最新消息》採訪時表示：「如果（北約）軍事基礎設施靠近我們的邊境，我們當然會採取必要措施。」易言之，莫斯科不但不會坐視北約組織的增兵，還會強化沿波羅的海到黑海地區的軍事部署，形成後冷戰以來另一波歐洲地區的軍備競賽。
- 五、從地緣戰略角度言，冷戰後東西對抗結束，雖然俄羅斯不再是美國的頭號敵人，且華盛頓轉向處理國際恐怖主義等非傳統安全事務；其後，中共崛起勢力大增，透過經濟力量，支撐共軍的跨世紀發展，美國開始轉向建構「中國威脅論」，並從 2001 年開始出版「中國軍力報告書」。不過，華盛頓也透過多重機制，來制約彼此間的關係，例如「中」美戰略與經濟對話，以及經貿與文化事務層面的多元對話機制；北京也嘗試建立「『中』美新型大國關係」，協調兩國在全球與亞太地區的「權力平衡」關係。雖然雙方還是在東海與南海地區發生島嶼領土主權紛爭問題，但至少兩國之間存在溝通機制。
- 六、但是，美、俄兩國之間互不信任，並且缺乏高層定期協商管道。尤其在美國與歐盟針對俄羅斯奪取克里米亞半島一事，開始進行的經濟制裁，殃及與俄羅斯有關的企業團體，並衝擊俄羅斯石油與天然氣的外匯進口收入，遲滯莫斯科的經濟成長，讓俄羅斯不得不尋求與東方國家合作，消除西方國家所帶來的經濟戰略壓力。所以，俄羅斯一方面透過參與北京主導「一帶一路倡議」下設的「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」（AIIB），融入北京所推動的歐亞發展大戰略；並強化與北京主導的「上海合作組織」的安全合作關係，透過每一年定期舉辦的「和平使命」軍事演習，讓莫斯科軍事力量，得以在亞洲地區發揮影響力。在此戰略情勢下，讓北約在中亞地區勢力的推展受到掣肘，又加上美國撤軍阿富汗，形成中共與俄羅斯在此地區的戰略影響力。
- 七、美國「重返亞太」的戰略目標，在於牽制中共於西太平洋第一島鏈之內。俄國與中共、日本之間的合作，則形成一種三邊結盟，以抵消俄羅斯在歐洲地區的戰略壓力，或是北約強化在南歐地區的軍事戰略部署。在此種大格局下，德國重新整軍經武，牽動的後續戰略效應持續擴大，不僅是德國角色的改變，更是全球戰略情勢新發展的開始，政府更應持續關注此一現象。